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二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一

春歸

趙曰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
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鷺受風斜

有世態

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歸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洗

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干

本作低頭

拭小盤一作著小冠先生云著小冠勝沫曰謝玄暉詩

散帙問所知注帙書衣也沈曰郭璞注衣書中蟲今人

謂之壁魚定刊曰壁魚白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

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

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朝未幾徐知道反遂入梓州繼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

迫近蜀此詩首言成都之亂似專指羌胡而羣小賊臣因之為亂者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

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

斬白馬盟歃氣已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十

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
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
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
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
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
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
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雜榛蕪
入門四松在步屨萬竹踈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

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
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
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

生食薇不敢餘

鶴曰大將赴朝廷即是指嚴武當時入朝也洙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穀梁傳齊

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鶴曰邛南謂邛州劍閣在劍州皆蜀道也專城謂為刺史也洙曰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大不相事夢弼曰戰國策趙報魏滅智伯禍起肘腋洙曰前漢郊祀志臯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趙曰左傳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洙曰左傳至于用鉞趙曰已殺其主故謂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

也鄭口難他計切除草也堞徒協切矮牆也希曰大官
謂嚴武趙曰莊子附贅懸疣古詩食歲不願餘後村詩
話子美草堂詩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隘村墟其體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
扶持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會
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踈柯亦昂藏所插
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
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

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

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

此語本極悲痛筆乏而止

有

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趙曰禮記

離坐離立師道曰振撥觸處貌師曰振直庚切撥北末切趙曰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興杜公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讀之淒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水檻

蒼江多風颭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

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歆扶顛
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
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洙曰大厦將傾非一

木可支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蒼
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修修船舷
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

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師曰艇船傍也叩之

以節歌趙曰晉夏統以足叩船而歌吳曲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雞

夢

曰翡翠赤羽雀翠青羽雀上林賦注鷓鴣雞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椽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
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鷺兒童莫信打慈鴝
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

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已梁父吟亦興廢之感也武侯以之○宋曰蜀有玉壘山夢弼曰西山施盜謂吐蕃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

自然

幽花歆滿樹小水細通池

四句描模幽興無味之味甚長

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

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于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

韻曰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鄰公所謂酒伴者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極是

恨意後來作者皆不及簡齋步驟畧近

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

帷在浙浙野風秋

孫曰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武帝使所忠往取

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奏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

言封禪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又悲

于他
作
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

垂
洙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後經山陽嵇康之居
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叔劉孝標絕交
論素交盡利交興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
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洙曰
果園

坊在
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
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
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
勞白顏衰骨更紅望雲悲輶軻畢景羨冲融喪亂形仍
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
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

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
長房為市栳市中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
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
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口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

終薄曰莊子大列子
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

只是一句變體自然

不關輕紱寬俱是

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

敗亡自謂親涉

是境方會

奔走為黃巾子去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

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衰數伶俜卧疾頻曉闢工迸淚

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鰲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

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祇自惜晚起

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
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
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
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
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
偶然存蔗芋

五字亦生語

幸各

對松筠麕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
女長裁褐穩男大卷

書勻

謂各有一卷書耳

滿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
名園當翠巘

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
追隨不覺晚款

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
山陽無俗物鄭驛

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
重遊先主廟更歷少

城闌石鏡通幽魄

苦語

琴臺隱絳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

荆榛

十字是上意愴甚不可復味

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

累趼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

瘦小睡凭藤輪

凭則非蒲團矣似謂侍御所乘也

農月須知課田家敢

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

淳要聞除猘猢休作畫麒麟

畫麒麟但好看耳不

洗眼

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沫曰李水守蜀

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敗之
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衆皆著黃巾同日反叛荀

子子夏貧衣若懸鶉趙曰春鶯秋月人所賞翫而鶯所
工者在於進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
離疾病之所感也後山詩話云東坡居潁春夜對月王
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坡笑謂子誠知言遂
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
傷神語簡而益工也沐曰論語楚狂接輿與漢末王粲以
兩京擾亂乃去而依劉表於荊州趙曰消中公自言有
消渴病也朱曰嵇康絕交書卧喜晚起趙曰索誰親言
為况蕭索無親之者又音求索之索言將求誰親我乎
亦通洙曰老子為周柱下史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漢
使張騫乘槎事見荆楚歲時記晉葛洪挂冠不仕鄒陽
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圃則有瓜疇芋區甘
蔗辛藍瀟口岷江所經也蠶崖關名在西山趙曰淵明
答龐參軍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鄰洙曰晉嵇康居山陽
又阮籍謂王戎曰俗物復來敗人意趙曰漢鄭當時為
太子舍人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洙曰禮記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少城石鏡琴臺並注見前鄭曰
跣古典切胠也夢弼曰柳癭謂樽也曹植詩我有柳癭
瓢藤輪謂車也謝鮑詩花蔓引藤輪鄭曰猳烏入切猳
勇主切獸名夢弼曰淮南子猳猳為害帝使羿殺之萬
民皆喜沫曰漢畫功臣於麒麟閣陳
雷為友如膠漆之堅並詳注見前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鶴曰按史賈至貶
岳州司馬寶應初

名復故官是年
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
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罷
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浩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

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
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
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
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
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洙曰義和以六龍御
日蹉跎言遲暮也師

曰漢天文志旄頭胡星也洙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
爨夢周曰虞羅為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亦曰古今詩
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
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
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
里至天門洙曰南宮禮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為禮部侍

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念子善師事勉唐生事賈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
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鷺子沙暖睡鴛鴦

富貴

氣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鶴曰韋諷居在成都時為閬州

錄事趙曰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

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

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幃生光輝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

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

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

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

以主人對支憶昔
適豪氣橫出

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
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

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啼風

長篇意外淪痛險絕○鄭曰名

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鄭曰貌莫角切下屢貌同夢弼曰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為圖蒼舒曰按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趙曰言曹將軍所畫之馬神妙乃真龍也故能感動龍池如此鄭曰殷烏間切婕妤好才人各九人此言天子遣婕妤夢弼曰唐制內宮婕妤好才人各九人此言天子遣婕妤傳詔令才人取瑪瑙盤賜將軍將軍拜舞而歸輕紈綺言從者也鄭曰騶胡華切太宗有六駿皆平盜時所乘拳毛騶乃平劉黑闥時乘也洙曰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師曰縞素漠漠開風沙言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沙漠之態足功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洙曰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鄭曰廝息移切趙曰世說支遁字

道林嘗養馬人有譏之者答曰貧道愛其神駿聊復畜爾今公以支遁養馬韋諷藏畫馬皆苦心之所愛也希曰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新豐縣志曰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廐馬數萬從每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趙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今云朝河宗者言河宗朝而獻寶也洙曰前漢志元封五年漢武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夢弼曰穆天子西征而歸未幾上升此以比明皇今已升遐無復幸驪山矣趙曰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豎升遐羣臣遵先旨葬焉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啓啓十載供軍食庶
官務剗剗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
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
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
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洙曰春秋富
出漢書注云

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希曰喬琳歷
四川刺史嘗為錄事參軍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
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棟洙曰鮑明白頭吟直如朱絲繩
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歛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
豪奪吾人也洙曰詩去其螟
螣及其蝥賊馬曰樹立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

起語激昂慷慨少有此

英雄

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

接得又暢

學書初學衛夫人

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往復浩蕩只在裏許○自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

開元之中常引

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

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

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

迴立意從容

詔謂將

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

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相向語識密

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

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凋喪

名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

謂未遇佳士故

即今漂

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

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首尾悲壯動盪

皆名言○趙曰魏武曹公操也夢弼曰霸乃操之後其
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洙曰左傳三
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
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
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子美
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宜哉
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也夢弼曰晉李夫
人名衡善書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
也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氏云老杜有自然不
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
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
處者也如金鍾大鏞在東序水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
語到極至處者也洙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
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
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
軫之元而面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丈

儒者之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
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酣戰字出淮
南子魯陽公與韓邁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弼曰謂
觀褒公鄂公之像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貌莫角切下
同鶴曰明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閭闔天門
也夢弼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古樂府不知理何
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年云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
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
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
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
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
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
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
端有神驊騮老大驂馭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瞻
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薛紹彭家藏曹
將軍九馬圖子美所謂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紛

者惟霸甫為作頌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人
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夢弼曰圉人
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青引至尊合
笑惟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為畫馬奪真圉人太
僕所不樂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
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
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瑪瑙盤螭好傳詔才人索亦此
意也夢弼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
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推獎之官至寺丞
楚詞志坎壈而不違注不遇貌壈盧感切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
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

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遠

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濶那堪野館踈黃牛
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
小徑自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
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
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廬

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為戾太子

置之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夢弼曰司議太子武官也以李布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洙曰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洙曰內熱字出莊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為鷁以厭水神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海
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猛將
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汚辱月窟可焚燒

謂宮殿

會

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

思輕騎秋天憶射鵬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洙曰牙帳則元

師建牙旗於帳前也鶴曰防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洙曰雪嶺即西山繩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句踐反國苦身勞思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恥龍泉楚王劍名也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苑制度洙曰長

楊賦西歷月窟西域傳斥候百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
衛漢光武拜馬武捕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
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修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
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鵬也邢子高曰此真射雕手
當時號為落鵬都督趙曰漢明
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青絲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按史是年僕固
懷恩反以兵合吐蕃入寇趙曰南史侯景傳

初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及
景之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

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璽粉期

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成類如此
可歎子美猶始祖也至放翁厭矣
未如面縛歸金闕萬

一皇恩下玉墀

傷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故借漢主為言也不問謂豈不問乎

鶴曰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十月即為齎粉期告以必破亡之證也洙曰萬一皇恩下玉墀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起矣

黃河二首

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寇後篇謂嚴鄭公軍按史是年鄭公復節度劍南破

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黃河北岸海西軍
椎鼓鳴鐘天下聞
鐵馬長鳴不知數
邊人高鼻動成羣

黃河西岸是吾蜀
欲須供給家無粟
願驅衆庶戴君王

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

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云

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於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
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駸駸揚旗旌迴迴
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飈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
身盡前言俯身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

試率旗

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此

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

鄭曰
駸駸

馬搖頭也上布可切下五可切趙曰三州
陷犬戎言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
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廣德三年秋成
都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窮

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衣
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
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洙曰張良願借前箸

以籌之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素有肺疾也洙曰主將謂嚴武也公相期武還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安故居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九月嚴武破吐蕃於當狗

城遂收

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

欲奪蓬婆雪外城

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鶴曰商博西山城名雲

間戍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西山詩轉粟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幾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騎

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洙曰漢匈奴號李廣為飛將軍修可曰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

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

堪者不堪也

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

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無吏隱名

趙曰汝南先賢傳鄭

欽吏隱於蟻陂之陽夢弼曰晉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

思江漢頑踈惑町畦

久有意出蜀不曉人事分爾我殆幕中不合故

暫酬知

已分還入故林棲

鄭曰先見切洙曰曹子建詩俯身散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

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
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
世

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
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洙曰公為

尚書員外郎服緋故用赤紱也挈一作攬

倦夜

竹涼侵卧內野月滿庭隅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
暗

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暗飛螢自

照水宿鳥相啼以為賦景則淺以為興此則長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最善又云暮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暮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遺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

魚竿自北太公

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祇合在

舟中

仕宦失志不能決絕如此

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

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歆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

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

拂念途窮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

鳥窺籠

不得志之語

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

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

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周防期稍稍

信憂譏之

念能可

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

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驚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

時放倚梧桐

即據檣梧而瞑但增桐字迥異○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關通於上官矣洙

白龜觸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抵網而遭漁者得之鳥窺籠用潘岳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述浣花里之景也洙曰東縛者言性本疎散也大觀曰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之老公有望於嚴武侯得遂倚梧之適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天月色好誰看

上下沉著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

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樹間

岑寂雙柑樹婆娑一院香
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
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
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牀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
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
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
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趙曰徐關

齊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
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

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鄭曰荊州

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洙曰成都有望鄉臺乃隋蜀王秀所創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

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鶴曰按公

作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撫會稽瀕於海也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附騏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未

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露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箨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

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孫季昭示

兒編云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荆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
訝杉松冷蕪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
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藥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
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
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夢弼曰禹貢岷山導江

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聳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沫曰秋成一作秋城太傅謝安也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

所開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

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

鄭曰駛若

史切疾貌也趙曰清溪公指浣花溪爾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問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

舟觀岷池畫圖及北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濶華館闌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采
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櫂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
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
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
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

本中曰何補
參軍之一作

參軍
事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日

有習池醉愁來梁父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鶴曰按是

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父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
逶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
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
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

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

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

却其贈錦復引近年李鼎來瑱為戒

非無為者

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

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

本一作翠織成夢弼曰廣雅天竺出細織成深曰中有

稗尾鯨至水族瑣細皆言織紋也薛曰大哉萬古程程

謂法度趙曰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貝闕兮珠宮希曰

按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

察使洙曰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強強難制

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洙

曰蘓李子位高金多
趙曰莊子藜羹不糝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語極有興

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豈

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境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鴛鴦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

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

有味外味

冉冉下蓬壺

夢弼口淮南子匡牀弱席非不寧許慎注匡安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

自傷

足力之不繼也上句亦足媿人之不能往者

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

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夢弼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

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宅注曰范蠡為越破吳功成名遂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起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

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僊老暫相將

總是好語

○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

曰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蘓少監

鶴曰鄭虔蘓源明是年相繼而亡公哀蘓源明詩中

云滎陽復寂寞此詩云山問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蘓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是中

有甚悲者

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關山問一年

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

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
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許與
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
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
際。功名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擺落嫌疑久
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
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嘔瘡病。餐巴水。瘡痍
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鶴曰蘇鄭之死適值
歲歉按舊史廣德二

年自秋及冬斗米十錢故詩中云穀貴歿潛夫公哀源
明詩亦云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
盡餘喘又此詩末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瘡病餐
巴水瘡痍老蜀都蓋公自敘此時展轉歷綿梓閬間而
復來成都也

去矣行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正月果歸溪上鮑注以為天寶間公在率府數

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見韞上鷹一飽則飛掣馬能作堂上鷺銜泥附炎
熱野人曠蕩無覲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

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興託矯矯今人必以一飽為諱所謂假皮皆真○洙曰鮑明遠詩昔

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餓則附人飽則颺去史滑稽傳注韝臂捍也前漢志藍田山出美玉長安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上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先潤可玩預乃以為屑日服食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一

謹案卷十第三頁後七行故作泛舟迴刊本舟訛
州恐失漢旌旗刊本失訛興並據本詩改

第六頁前一行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刊本維訛
羅據唐書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深江淨綺羅刊本江訛紅據本
詩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刊本
于訛乎具茨訛其茨又無所問塗刊本問訛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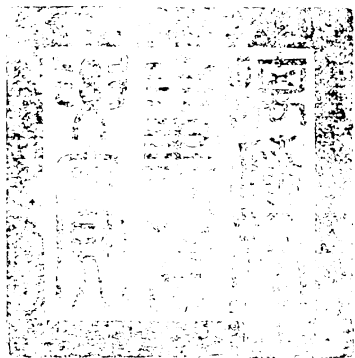
並據莊子改

卷十第三頁後一行灑面若微霜刊本面訛向據
仇兆鰲本改

第四頁後五行翡赤羽雀刊本赤訛翠據說文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魯陽公與韓遘戰酣刊本遘訛
戰據淮南子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一洗萬古凡馬空刊本馬訛二
據本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昭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宋昆玉

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
洙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何翅惠哉漢書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言黷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
漢文帝嘗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哉匈奴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使人

無復思致故不可及

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

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三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二

奉寄高常侍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禦吐蕃師出無功亡松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用為

刑部侍郎左

散騎常侍



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

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洙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蜀亦

有汶川出西山趙曰高適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蜀修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

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洙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何翅惠哉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黷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嘗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哉匈奴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使人

無復思致故不可及

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

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

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趙曰蜀郡

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至是六年矣沫曰董京威衣百結衣夢弼曰莊子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本一作藩籬無限景恣意買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
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沫曰石鏡

雪山皆在蜀中注見前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云鶴曰公為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考漢表銀章青綬注銀印背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雖無賜印者公謂銀章特指魚袋而言耳趙曰銀章方賜來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燕

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洙曰紱古

蔽膝也象冕服以韋為之希曰漢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注云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

紱又作黻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

羣盜中年皆不必事實政是作者

登樓初有

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

春日復含情

洙曰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荆州嘗思歸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荆州有王粲宅

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

之今不及也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荆

語近

而別數有關中亂何曾劒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鶴曰按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長安公之故鄉也漢文帝時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四一作西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斂

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闌寂故人相見未從容
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卧烏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

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

鶴曰按史

是年荐饑京師斗米千錢趙曰公以年荒之酒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修可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子美歌長擊樽破此類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
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鶩後鴻鵠
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趙曰連年吐蕃寇隴右河源蕭條入

陷松維保三州故云胡騎羗兵入巴蜀也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
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
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
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
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
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箏籟
回復有情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
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

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洙曰蜀志先主舍東南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趙曰宋

玉高堂賦纖條悲鳴聲似箏籥

喜雨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乃遣近臣錄囚蓋是年自春至秋多旱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巴

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

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

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公自注時聞浙石多

盜賊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鹽川城時尚未撤其備也滄江指夔州雲安而

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江指雲安也洙曰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修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鶴曰按是年裳龜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公托言於雨欲洗吳越謂此

莫相疑行

鶴曰此詩與後篇赤霄行皆為郭英人作也按是年四月嚴武薨五月以郭英

人為成都尹公與英人雖有舊然志不相合遂起去草堂之興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

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
疑寫得徹至懷抱如洗洙曰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
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
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孔子射於豐相之圃觀
者如堵牆趙曰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

造意甚奇

赤霄玄圃須

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燕

淘河飛燕本不相涉用鷁

雖事而去之真達識也

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

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

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名言偉度趙曰洵河者鵜鷁也飛燕從江上來

為洵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嚇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銜泥而却落也蓋用莊子鴟得腐鼠鵜鷁雖過之仰面視之曰嚇注云嚇音鏹又音赫口拒人也洙曰漢紀宣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常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鹵中鹽池也蓮音輦勺音灼左傳齊靈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趙曰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有貴和篇此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漢文帝與匈奴書朕與單于捐細故注細故小事也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

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鶴曰
安危

大臣在謂吐蕃入寇有
郭子儀詣公可恃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鶴曰青溪驛
在嘉州犍為

縣時公去成都經
嘉戎而至忠渝也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

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

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荒渚一
作枉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
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韜馬聽晨雞
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
不韞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
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下卧
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
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

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夢弼曰鞢皮視切說文車鞢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迥已紛紛巢

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趙曰南國

指荆楚也安石日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

今人

雖褻語不能
道無胃次故

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

亦風韻

樓高欲愁

思橫笛未休吹

洙曰曹子建七啟云春清縹酒注縹深碧也山谷曰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

歌妓為樂者也趙曰拈舊本作酤非按元稹元日詩羞看弟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拈酒乃唐人之語也荔枝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枝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鶴曰山谷在戎州有廖致平送綠荔枝詩云誰能同此絕勝味唯有老杜東樓詩謂此詩也希曰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域志戎州有荔枝園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

帶烏蠻閣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立之曰漢

桓典號驄馬御史此以指嚴侍御也洙曰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長短吟鄭曰梁益記爲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狄蠻洙曰白帝指夔州因漢公孫述僭偽號白帝城一柱觀在江陵

撥悶

一作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
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柂開頭捷有神

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爲雲安軍

東坡志林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勒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

春富平之石凍春飯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
麴米春才傾一盞即醺人裴錮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
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
名也趙曰東坡詩麴米春香並舍聞蓋出於此長年三
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施工
為三老今俗謂之翁米曰開頭一作鳴鏡皆行船貌初
行船曰開頭鄭曰捩練結切拗捩也趙
曰川人不以準折一色見錢為青錢

聞高常侍亡

公自注忠州作鴈曰按史是年正月
左散騎常侍高適卒又按公前有寄

高常侍詩意是寄
詩未久而適已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
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
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
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

夢弼
曰按

唐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
又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
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
臺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宋曰世說顏
回為地下修文郎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成帝
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
檻折夢弼曰按唐新書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

鶴曰詩云出守吾家姪則為杜使君也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樂

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為看

宋曰晉阮

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
北湖灘中州下惡灘也趙曰王戎嘗以如意起舞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

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宋玉

招魂仰觀刻桷畫為龍蛇些孫莘老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蓋橘柚錫貢驅龍蛇皆禹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沫曰孔氏書傳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標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鄭曰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

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花溪獨園

與馬卿丁令同洙曰蜀都賦三峽注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岸甚高謂之峽江水過其中趙曰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洙曰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鶴曰按史嚴武年四十薨贈尚書左僕射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

送蛟龍雨

謂其化為蛟龍而風送之雨情境慘然與下天長意稱

天長驃騎營一

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趙曰老親如宿昔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耶後村詩話云故

人感知已之遇季布奏事彭越頭下臧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翁翁熱時則趨

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
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
句極其悽愴至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
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
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
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淦淦寒

此戎

戎淦淦亦不必所出偶然
適似○淦吟上魚吹水貌

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

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等閒

星月著一湧字覺不同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

地一沙鷗

懷舊

鶴曰蘇源明天寶間為國子司業以廣德二年終於秘書少監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自死生分老
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落句不忍

讀師曰老罷知明鏡言覽鏡知其衰老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英乂而英乂驕縱不可託

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為
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
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
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
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
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卧踏裏裂牀牀屋漏無
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
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

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

洙曰胥古犬切趙曰白樂天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乎戲語豈有萬丈之

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廈自有深肯若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東坡志林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永泰元年秋雲安作鶴曰公去成都秋至雲安明年春晚

遷居于

夔州城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

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洙曰古樂

府藁砧今何在砧砧喻夫也山上復有山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金浦暗輪側半樓明刁

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張弓謂月

如弓倚殘魄望其滿也思婦之望歸士亦然趙曰稍下猶銜皆言月也夢弼曰白帝城夔州也漢公孫述僭偽

號白帝城洙曰刁斗軍營中以警夜者張衡靈憲云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鵲曰按史是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故有刁斗及漢營之句趙曰時與吐蕃交兵則張弓於夜皆倚曉月之殘魄不獨漢營為然虜營亦然倚字即宋玉長劍倚天外之倚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蘂獨盈枝舊摘人頻異

只一頻字而上下二三十年無

不可感與去年明年語別故知作者用心之苦語不在多

輕香猶暫隨地偏初衣袷

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夢弼曰袷古合切說文無絮衣

也秋興賦御袷衣洙曰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鵲曰萬國皆戎馬謂其時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

鶴曰按史是年春旱四月始雨
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

古意
精語

潺潺石間溜汨汨松上

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

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

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

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謂臨江
而費抱

甕之力鄭曰駛疎吏切馬行疾也趙曰應璩與岑瑜書
云頃者災旱日更甚沙磧銷爍草木焦卷也洙曰詩遺
東滯穗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子貢過漢陰
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孤

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

涑曰涪萬

峽中二郡名瞿唐為三峽之門師曰巴東有灩澦石高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纔如馬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

借瀟湘閭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

接上不可

曉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也涑曰遇一作過

奉漢中王手札

鶴曰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因作書報公而公投以此詩

詩中云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淹泊俱崖口東
西異石根當是王在歸州為太守留度夏而公在
雲安適
相望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門峽
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
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
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旁紫微垣枚乘文章
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
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犬馬誠為戀孤

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罇

希曰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朱服

玉璆洙曰唐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言邸有朱戶以冬為入期故言雪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所居也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之間年最高洙曰漢景帝十三王河間獻王德修禮樂被服儒術趙曰宋玉宅在歸州洙曰武陵源在鼎州楚俗語言多夷音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趙曰公言漢中王有懷君之心今入朝草奏既罷必將侍宴以奉宿昔之歡也

石硯

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

各盡墨多水通隱見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

上冠貞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晏公含起草

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

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之

峽夏后疏鑿今疑此石乃禹所鑿之餘也詠曰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邁曰多水通隱見謂硯石溫潤出水也趙曰平公為侍御頭上冠獬豸乃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質剛正可以比之也夢弼曰起草謂知制誥也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修可曰明光漢殿名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為圜以玉為階夢弼曰末句謂此硯致之于明光殿中丹青之地得天子之顧眄恩遇非常也

三韻三篇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
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
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趙曰椎牛所以享衆
功或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
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夢弼曰多門謂所交不一左傳
晉政多門趙曰同調字出謝靈

運詩誰謂古今
殊異代可同調

諸將五首

鶴曰五首乃言天
寶以來諸將之事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

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

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洙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

初就每夜見數騎遊往其間高宗敕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若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敕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敕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田曰南史沈炯傳炯自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其畧曰

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今公用此但金玉字異爾舊引孔氏志怪乃女子之事也夢弼曰詩首句言漢朝陵墓則是用茂陵玉盃事以避玉魚字改作金盃或引盧充幽婚事蓋但見其有金盃字耳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后山詩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盃人間見蓋亦用沈炯事趙曰此詩所以激諸將謂漢朝陵墓自以對南山有千秋之固及胡虜入關不無發掘者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速來長安為禦戎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夢弼曰或云閑字作殷謂子美父名閑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翩翩戲蝶閑過幔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乎洙曰漢書材官蹶張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
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升平

希曰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

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道也其後反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荅升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儀以朔方軍及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歎也胡謂祿山當時哥舒翰失守祿山陷潼關龍喻肅宗河北晉地也此謂肅宗起於靈武而河北復清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

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

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趙曰漢紀秦得百二馬注秦地險固二萬

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洙曰相國謂王縉也希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
河南即洛陽時為安史所破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

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

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

趙曰後漢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

功洙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觀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又後漢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

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

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
洙曰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
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
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趙曰殊錫總戎之
句乃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望鄉臺在成都

都之北公憶往時曾隨嚴武登此臺以迎中使洙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趙曰嚴武鎮蜀以寶應元年正月權令兩川都節制為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為二廣德二年朝廷正以西川合一節度

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為三也鶴曰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此當是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玄宗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干預國事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為一寶應元年為二廣德二年為兩川節度為三也趙曰安危謂安其危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

二首

鶴曰房琯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史廣德元年元赴召道病卒於閬州時權瘞於彼後

贈太尉

遠聞房太守

以其貶漢州刺史稱之曰房太守正是恨意五字能言人所難言改為太尉誤矣

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

豈玄齡後耶

孤魂久客間孔明多

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洙曰伊洛間有陸渾

山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

四篇以進晉謝安薨帝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贈

太傅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師曰孔明多故

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廷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

後竟追贈褒崇之也蔡寬夫詩話云唐書房瑄傳上皇

入蜀瑄建議諸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讒

之肅宗瑄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

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允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

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瑄無能畫此計

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鎮天下兵柄則人心

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

學多聞當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瑄雖不見

用而當時建言有闕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
為一白之也後村詩話子美與房琯善共居諫省也坐
琯後為衣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
陳濤斜潼闕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
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琯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濤
斜潼闕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趙
曰房公之喪自閬州起
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

丹旄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

死生

成敗難言之情缺望之痛居然短氣
劒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

處為客恐長休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卧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

白髮

少寒衣寬為句

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

作行

趙曰雖別而俱不能淚所以成相忘也

近聞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京城震恐郭子儀乘間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吐

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清水逶迤白日靜

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

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鶴曰唐隴右道洮州是臨洮郡關內

道鹽州是五原郡崆峒山占隴右岷州關內原州此皆指關隴而言也夢符曰吐蕃號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常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遣憤

鶴曰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追吐蕃大破之於是回紇等入見贈賚繒

帛前後十八萬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以為可憤也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蜂

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洙曰花門

即回紇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乎漢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曰鞭血地指禁中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

鄭典設自施州歸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太子湯沐汎婦鋪陳之事

裴施州裴冕也以

附李輔國貶施州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

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

懸根本登頓入矢石

矢石意別入矢石謂石之如虎也暗用李廣事不言虎而言入矢政

是詩中用事之妙

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聽子話此邦令我

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

古昔勅厨倍常羞杯盤頗狼籍時雖屬喪亂事貴賞匹

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
他日辱銀鈎森疎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來所歷乃
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北風
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寒嶠穿蔦蘿暮此身仗
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駕
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

前途猶準的

忽轉入車馬
政似無說

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夢

曰滎陽鄭氏之郡洙曰史滑稽傳履舄交錯杯盤狼籍
事貴賞匹敵賞一作當夢弼曰晉索靖論草書狀婉若

銀鈎又書苑歐陽詢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沫曰蔡邕倒屣而迎王粲趙曰倒屣不上鞋踵也鄭曰畫去聲沫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鄭曰借讀作咨昔切鶴曰詩注爲一名女蘿故合而言之曰蔦蘿沫曰顏延年詩首路踟蹰險難修可曰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血

寄裴施州

鶴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表李輔國所昵劉烜爲判官烜抵法冕坐降

施州
刺史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

若無第三四句乍讀兩語必笑

金

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

物色品目自高語亦峻直篇內得此自別

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

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

一句未了接一句

苦寒贈

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紫衣使

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

接才華盛

夢符曰詩注鏞大鍾也書天球河圖在東序文選清如玉壺冰書在璇璣玉衡夢弼曰四

岳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堯掌四岳之官也洙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趙曰白鹽夔州山名此言裴寄書來夔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鶴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

大亂故趙公刮寇至夔夔隸荆
南節度也夢弼曰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噉嘈問兵刮寇超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
牧出令奔語嚴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

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
木怒號冰翼雪淡傷哀孫鑄錯碧翬鵠鵠膏銕鏑已瑩
虛秋濤鬼物撇捩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
注引搜神記非也

龍伯國人罷釣鼇為公迴首顏色勞

龍伯國人罷釣鼇本不切直形容此

刀一出海怪盡絕然為公
回首又顏色為勞語殊佳

分閭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

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

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

即水如針

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

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

不高亦不庠不似長劔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

光祿未喻

必別有光祿刀故

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

合無泥滓

夢弼曰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趙曰由此而上至夔故曰超下牢

夢符曰牧州牧也令縣官也牧出令奔言同赴軍事也鄭曰鞘所交切沫曰爾雅注鷗鷯似鳬而小膏中瑩刀鄭曰撇匹蔑切捩練結切沫曰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列

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鈞而連六鼃洙曰芮公荆南節度使也鶴曰按史荆南自廣德至大厯皆是衛伯玉為節度使則衛公非芮公疑衛詔為芮也然王兵司使二角鷹詩亦云荆南芮公得將軍又何也師云是趙芮公未知何所本洙曰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蜀水至瞿唐則為峽所束如線焉夢弼曰王粲登樓賦取荆山之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鄭曰庠音婢又音卑夢弼曰潘岳射雉賦揆懸刀騁絕伎如輓如軒不高不埤埤與庠字通用修可曰荆楚故事襄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宋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掛扶桑長劔倚天外王曰善洙曰末句謂趙公必用此刀立大功畫像於麒麟閣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

鶴曰按史大厯初朝廷嘗以王昺代衛伯玉荆南節度使此王

兵馬使得

非昂乎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

迴風滔日孤光動

起得森聳賦二角鷹不意出此○此悲臺字便從呼鷹來哀壑則夔峽間

意也讀至迴風滔日豈可以逐字逐句某地某事意之哉語有神助正在此等○畫入騷選難以語人

角

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
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
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勲起安西崑
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狡獬敢決豈不與之齊荆

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

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鄭曰龍刀空切從即空切洙曰潘岳西征

賦龍從逼迫注龍從高大貌鄭曰杙初牙切枒五加切不齊貌夢弼曰臨海異物志杉雞黃冠青綾常在杉樹下竹兔小如野兔食竹葉孩虎一作溪虎鄭曰辟易音壁亦趙曰漢書注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夢弼曰崑崙虞泉皆在西泉本作淵公避唐諱也洙曰白羽箭也孩猓獅子也鄭曰孩先九切猓五芳切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公自注陽

城王衛伯玉也鶴曰按本傳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荆南節度使尋封陽城郡王

一當是伯玉封王時母同受封也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
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
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
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

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夢符曰漢書注衛青征匈奴

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
衛青之幕也以陽城王姓衛用之尤切洙曰潘安仁閒
居賦太夫人乃御藍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趙
曰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則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
也洙曰楚國先賢傳孟宗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
入林中哀號笋為之生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彪之

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音姑劉向列女傳鄒孟軻母三徙而舍學宮之傍軻嬉游乃設俎豆揖遜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左傳愛子教之以義方麒麟閣名也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
早霞隨類影

類字難下

寒水各依

痕易下楊朱淚難招
楚客魂風濤暮不穩
捨棹宿誰門

趙曰早霞隨類影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
洙曰楊朱泣歧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宋玉哀屈原

作招魂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

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夢弼曰地

志夔州古巴石城鶴曰蜀使動無還蓋謂上元間劔南

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竇應初劔南西川兵

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明年劔南西山兵

馬使崔旰反殺成都節度使郭英乂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

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早憂及此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

百丈誰家上瀨船

子美七言律每每放蕩此又參差竹枝之比三首皆然

未將梅

藥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

時朝日邊

趙曰百丈者牽船筏希曰漢書下瀨將軍注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故反用之本一作上

水船洙曰明光殿名也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夢弼曰子美素有消渴疾趙曰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

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

好語鶴曰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

鹽井趙曰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覲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夢弼曰漢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子美有渴疾故以自比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
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自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趙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燕

子桃花之句何也義在末句所謂他日一杯難強進者也蓋逆道其事耳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遙冬
熱鴛鴦病

或是
俚語

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

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

夢弼
曰東

川梓州
路也

補遺

禹廟

芷堂劉光庭自昭云嘗侍須溪先生論及禹廟詩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先生云此言禹功疏鑿

自三巴而始禹廟在上流故控持也言三巴皆控持於

此早知言其氣力盛壯之時也他人禹廟詩落句不

能如此力量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二